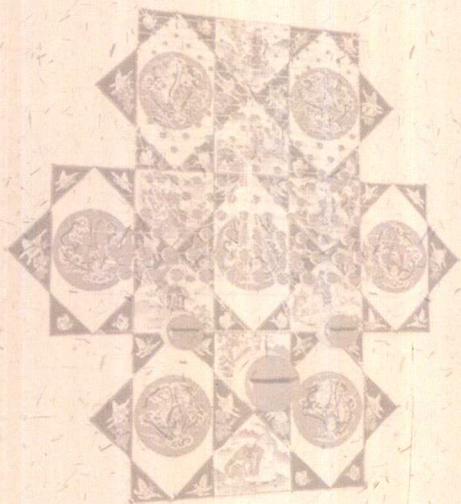


【浸润江海风情的舞蹈和工艺】

MINJIAN YISHU XIEYING

民间艺术撷英

罗企曾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浸润江海风情的舞蹈和工艺】

MINJIANYISHUXUEYING

民間藝術擷英

罗企曾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间艺术撷英 / 罗企曾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12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81137-904-4

I. ①民… II. ①罗… III. ①民间艺术—介绍—南通市 IV. ①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14773号

书 名	民间艺术撷英
著 者	罗企曾
责任编辑	陈林华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904-4
定 价	22.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 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 and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 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目 录

民间舞蹈

祭 舞	1
荷花盘子舞	3
西 祭	9
灯 舞	13
钟馗嬉蝠	15
泼花篮	21
橈子灯	25
倒花篮	28
七巧灯	32
鼓 舞	35
鼓舞的南北风韵	35
鼓舞的如海分野	40
鼓舞的传承发展	46
鼓舞的整合升级	52
龙 舞	54
龙舞落户南通	55



南通龙舞的溯源	59
南通龙舞的特色	63
南通龙舞的研究	71
仪式舞	75
跳马佚	76
抬 判	86
道具舞	90
打莲湘	91
荡湖船	94
挑花担	96
河蚌舞	99
八骏马	102
九狮图	104
莲花落	107

民间技艺

纺 织	113
花色土布	114
防 染	120
蓝印花布	121
扎染工艺	131
雕 刻	142
红木雕刻	143
建筑砖雕	149
刺 绣	154
南通沈绣	155
海安发绣	163
编 织	167

丝毯织造	167
勾针技艺	174
风 箏	182
板鹞风筝	184
造型风筝	191
捏 巧	195
面塑技艺	195
糖塑技艺	205
参考文献	210

民间舞蹈

祭 舞

祭舞是中国原始祭祀舞蹈遗存的重要品类之一。它的传承与变异，一是演变为宫廷舞蹈，一是演变为民间舞蹈。

原始祭祀舞蹈的生发，是远古先民从蒙昧混沌到文明初开阶段的产物。在那样一种人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对自然界的种种变异现象，充满了神秘感。他们不知道猎物为什么会有增多或者减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幸运和灾难……他们以为自然界在冥冥之中，会有一种超人的“神力”在掌控人世间的一切。为了谋求这种“神力”对自己、对自己所在民族的庇护，也就萌生出了对自然的崇拜、对图腾的崇拜，以及“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观念。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等属于巫术性质的礼仪也就应运而生，是为祭祀舞蹈之源。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化的。奴隶社会解体，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原始舞蹈为适应封建帝王的需要，一部分发展成后来的宫廷舞蹈；另一部分则随着劳动者的生活变迁，



发展成为民族民间舞蹈。然而，无论是宫廷舞蹈还是民族民间舞蹈，其表演形式、表演技巧以及参与表演者在其表演过程中的心理反应，都会反映出不同程度的原生性遗存。这就是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固存的基因或者是种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的某些地域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跨越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因此，原始舞蹈的遗存在生活中才得以保留。一些舞蹈虽然还保持了原有的形式，但已具有新的内容，或向民俗性舞蹈过渡形成了中国原始舞蹈遗存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南通地区，最具这种典型性价值意义的民族民间舞蹈，就是南通市通州区（原通州市）的《荷花盘子舞》（现名），还有曾经搜集整理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开发利用的《嘶祭》（又名《西祭》），再有就是宗教领域曾经一度出现过的佛教《开四门》、道教《跑五方》等。



经过改编的荷花盘子舞（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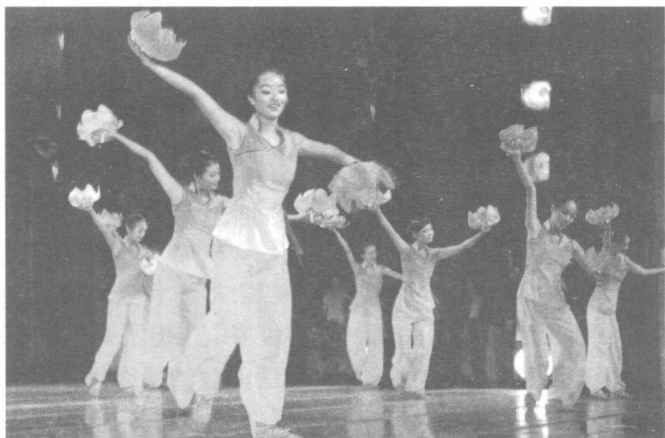
荷花盘子舞

《荷花盘子舞》的原型是由流传于通州区(原通州市)的民俗祭祀事象改编而成的民间舞蹈。该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表的“种类”划分,被划定为宗教信仰舞蹈。流布区域被划定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石港、十总、骑岸等乡镇。

该舞的历史沿革被指认为源起于“放荷花灯”这一宗教祭祀习俗。其依附的民间习俗活动,一为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向荷花仙子祝寿,谓之过“荷花节”;一为五月十三都天会、六月十三观音会、七月三十地藏菩萨会上的伴看《荷花曲》(苏北《十番》)改编而成的《荷花盘子舞》。

表演形式与内容被界定为“至少8位演员参舞的群舞”,曲调悠扬古朴,节奏舒缓明快,动作要领有“单托盘”“双托盘”“躬身施礼”“内绕盘”“外绕盘”“海底捞月”“头顶莲花”“单掌施礼”等10多种舞姿或组合。

服饰道具,原型为绿色、绣荷花纹样的大襟上衣、长



荷花盘子舞(图2)



裤，外罩荷花瓣云肩，腰系藕色镶玉丝带。“荷花盘子灯”旧时多取日常生活用品，即粘着荷花瓣子、内燃香油通草灯的大碗或大瓷盘。

舞蹈的基本动作是“耍盘子”，要求动作平稳、前履轻盈、庄重、娴静、保持虔诚心态，手托荷花盘子，动作连续走圆。

关于项目传承人的记述，有关申报的文献中写道：“荷花盘子舞最早的



荷花盘子舞(图3)

传承人顾生(1892—1981，骑岸镇爱民村人)是最早把《荷花盘子舞》挖掘整理，继而成功搬上舞台的业余文艺演员，当年参与挖掘整理的文艺工作者陈达、成玉均已年逾古稀，且因年代久长，最基础的采访(风)资料早已失落，不再可寻。现代年轻一代演绎的《荷花盘子舞》只见其形而不得其韵，往往只囿于临时性的演出需要，演出机会又少，远远没有把这一非遗项目很好地发扬光大”。

文献中从《荷花盘子舞》传承人作为切入点的上段评论，恰恰将这一传统舞蹈的起因模棱两可地进行追索，即“荷花仙子生日”、“荷花节”说和“七月三十地藏菩萨”说的分野，用“资料早已失落，不再可寻”作出了一语中的的评说，揭示了这一传统民间舞蹈原型内蕴的民间舞蹈“人民性”特质。至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民间传统舞蹈的成因锁定为“七月三十地藏菩萨生日”这天善男信女的“放河

灯”，并划归为我国民间祭祀舞蹈之一。因由有三：

一是民间传统舞蹈的起源，多与特定地域的某种民间习俗相关。原通州市（现通州区）地处该区偏北并邻近如东县域地段。历史上，通州这一移民会聚区域的“移民文化”，属“吴头楚尾”，如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报告中写道：“春秋时，包括如东在内的江苏全境均为吴国所属，至今仍有吴越



荷花盘子舞（图4）

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习俗留存……战国时，楚之国势渐强，逐渐扩张东移，如东又属楚地，渗入了楚人的习俗影响。”

《如皋县志》载，楚人“信鬼神而好祀，必使巫覡作歌舞的娱神。”（如东原属如皋，1944年分治）

二是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江海风情》主笔杨问春在该书“四时八节叙风习”一节中写道：“在南通，清明、中元、十月朝并称为‘三大鬼节’。南通属水网地区，江宽海阔，沟河纵横，每年总有不少人死于水中，被称之为落水鬼。旧俗相传，‘落水鬼’难得再投人身，必找‘替身’（拉人下水——顶替），从前人们惯于中元节（或七月三十日）（各地习俗有异，也有中元节为之者）、地藏王生日这天（阴司放赦）夜晚在水面上放‘河灯’，祭祀‘落水鬼’，让‘落水鬼’拉沉一盏‘河灯’，替代又一个‘落水鬼’，自己得到再投‘人身’的机